

望乡台

引子

晋明帝太宁二年，京城建康来了个年轻的郎中，名唤李殷吾。说起来很是奇怪，这个郎中不治他病，单单给怀孕待产的妇人接生治病。魏晋时期，士人放荡不羁，对男女大防之事不甚看中，加之李郎中妙手回春，那些难产数日，眼看着就不中了的妇人，李郎中只需号上一脉，开一个方子，一剂药服下，便自然瓜熟蒂落。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轰动京城，就连宫中的晋明帝司马绍都听说了。恰逢皇后难产，请李郎中进宫，也是一碗汤药，一丸丹药，皇后便娩下一对龙凤双子。晋明帝大喜，御笔亲题四个大字“太安医馆”，自此，这位李殷吾李郎中名噪天下。

却说那一日，晋明帝司马绍和宰相王导谈及此事，极力夸赞李郎中医术之高。那王导便说：“老臣年幼之时，也曾听说有一个专治妇产的御医，名唤李朴纯。后来赵王叛乱，这李朴纯就给赵王的妃子接生，后来赵王被先帝平定，这位李太医却从此下落不明了。虽说男女有别，不过若是陛下想召如今这位李郎中进宫做太医，老臣以为也未尝不可。”

太安医馆的前堂就是医馆，后堂是内室，内室中有一间密室。晋明帝的圣旨到的时候，李郎中正在密室之中。密室中有两个牌位，左边那个牌位上写着“先母孟芸娘之位”，右边那个牌位上写着“先父李朴纯之位”。供桌两侧，点着长明烛，供桌之上，有两本薄薄的小书，一本已经泛黄，所幸上面的蝇头小楷依然清晰如昔，另一本则是黑色的纸，以白砂为墨，上面的小篆虽颜色黯淡，可幸好还看得清上面的文字。没有人知道，这位李郎中和这位李太医，所有的秘密，都在这两本日记之中。

一

元康元年 三月初七

京城现在局势很是紧张。

赵王入京，宫中的卫兵都换成了赵王的军队。我们这些医官的出入都需要赵王的手谕。看起来真的要发生大事了。

不知道家中的二老如今什么情况，只愿老天保佑我一家平安。

二

元康元年 四月十五

赵王的静妃生了个龙子，赵王从来不用我们这些太医院的人，这次静妃娘娘难产没办法，宣我去给静妃娘娘接生。其实不是什么难治的症状，娘娘连日坐马车到京城，有些劳累过度，宫里这几日又没有睡好，有些气虚血亏，加上这几日不知道什么原因引发了早产，这才难产。

赵王很高兴，赏了我六品太医令，给我放了两日的假期，让我回京城的家里看看二老。

我父亲看见我回来也很高兴，真是老天保佑，可以让我回家尽孝。

三

元康元年 六月二十四

京城已然大乱，楚王的军队到了京城之后赵王便不知所踪。太医院的门口有卫兵看守，只能通过窗外的火光和无比嘈杂的喊叫马嘶声知道外面可能在做着某些激烈的战斗。

四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晕乎乎的。好像刚刚经过了一场梦。我好像是经历了什么，但我完全记不清了。

我旁边是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不可名状的味道，但我的鼻子似乎并没有闻到这种味道，而是我面前的浓雾，让我感觉周围都是这样的味道。

就在我头痛欲裂，一直努力回忆我是谁，我在哪的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像士兵一样的人。灰蒙蒙的浓雾阻隔了我的视线，我只能听到他脚上的皮鞋踏在地上沉重的脚步声。

一副手镣铐在了我的手腕上，士兵的兜帽下是一副青黑色的脸，巨大的眼珠向外突出，恶狠狠的瞪着我。我心里一惊，脚不听使唤的跟着这个士兵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两侧同样什么也看不清，若有若无的点着几点鬼火，却显得更加阴森可怖。

终于士兵停下了脚步，我这才看清我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子里。两边是同样青面獠牙的士兵，屋子的尽头端坐着一个戴冠的老爷。

一声惊堂木，两边的狱卒纷纷跪倒。堂上的老爷的声音威严阴冷：“下站者何人？”我身边那个面色凶恶的狱卒恭敬的回答道：“回老爷，下站者洛阳李朴纯。”老爷拿起书案上的竹筒，大声念道：“洛阳李朴纯，男，年二十二，生于泰始五年正月十三，太医院六品太医令。家有高堂二老，兄弟二人，尚无子嗣。四岁学医，十四岁行医，十九岁入太医院，凡助投胎者七百二十四例，与阴王争夺女子使其不入阴间二百一十三例。”

判官在上面念着，我的头脑里突然清醒了许多。往日的事情好像明镜里的图案一样，比我记忆里的更加清晰。

“元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李朴纯为黄门吴根受少府令贾存之命勒死于太医院内室。”

原来我已经死了，所以我才有那种窒息的感觉。那个阉竖吴根突然闯进来，把我按在太医院内室的书案上勒死了。

“李朴纯听判。李朴纯虽有小功，但大过难恕。唯念其乃无心之举，不悖人伦，孝悌忠信，恪守礼义，特赦恩泽，仍着其转世为人。然生罪可免，死罪难饶，由狱卒三日后押解至苦刑司，做八十一日苦工去罢。”

“大人。”我双膝跪倒，“小人一生谨慎小心，不知有何大过，请大人明示。”

“咄！大胆李朴纯，竟然如此狂妄。你几次三番将本当大限将至，入我阴间之女子抢回阳间。我阴间狱卒日夜兼程，却发现要押解之女子生龙活虎，不得不空手而回。不知耽误我阴间狱卒多少工事，折腾多少时日。你竟敢说不知有何大过。”

我一时间哭笑不得，不曾想平生最得意之事，竟成大过之由。本以为救死扶伤乃天地人伦，没想到死后反而成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方知道，昔者老子所说“福祸相倚”，究竟不是妄言。

更加让我困惑不以其的是，我往常随身携带的日记竟然就在我的怀中。在这个奇怪的所谓阴间的地方，也算是一种慰藉吧。

五

在阴间没有阳光，因而也就没有时间的流逝。这里是静止的时间，漫长的永夜，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狱卒来押解我的时候，我甚至有一丝欣喜。奈何桥的前面是望乡台，那是阴王对阳间凡人的怜悯。

我站在望乡台上，那是个简简单单的小亭子。在我的旁边，隐隐约约有着许多生灵。他们好像在哭泣，好像在和狱卒争吵，可我都听不清。透过层层浓雾，我的视力好像前所未有的好。我的家是那么的远，我看着我的父亲和母亲，穿着丧服，在棺材前泣不成声。我伸出手，才发现，原来比咫尺天涯更远的是阴阳永隔。

过去有人去世，我总是会安慰他的亲人。别担心，他只是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这个很远很远，究竟有多远。

过了奈何桥，喝下孟婆汤，一切就重新开始。奈河旁边有几百只渡船，转世投胎为人的魂魄要由这一只只渡船渡到另一边去。奈河涤去人身上的罪恶，冲走带来欲望和贪婪的皮囊。渡过奈河的魂魄，就好像在江边洗净的衣裳，干净，明亮。

渡船上给我撑篙的是个女孩子。看上去年纪不大，身材纤细，头上包着头巾，穿着淡蓝色的短衣裳，一副船娘的打扮。

“敢问先生可是李朴纯李太医？”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很好听，清脆的好像小溪的流水。这是我到这里来除了那个凶神恶煞的判官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话。

那个女孩子告诉我，她叫芸娘。她说她想让我帮她一个忙，问我能不能在过河之后在她家小坐一下。

奈河的对岸有一排小房子，那是船娘们住的地方。芸娘把我领进正厅，正厅里坐着一个老太太。

“阿婆，李太医来了。”老太太站起来，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嘴里连声赞叹：“好，好。”

老婆婆让我和芸娘一样喊她阿婆。“李太医啊，老身有个不情之请。”阿婆就和我说道：“芸娘这孩子十六点岁就死了，我看她生的可爱，就把这孩子留下来和我做个伴。只是芸娘喜欢小孩子，一直想有个自己的小孩子。”

芸娘的脸泛起了绯红，满面娇羞的样子即使隔着阴间的浓雾也楚楚动人。

“李太医，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让芸娘做一回母亲。”

我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请求。

这怀孕生产，本是阳间才有的事情。父精母血，阴阳相调，集天地钟灵造化之气，才有这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阴间，如何使得……

我沉吟半晌，抬起头来，发现芸娘已经转到屋内去了。“就连李太医你也没办法了吗？芸娘这孩子啊……”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听阿婆在说什么，因为我突然想起了我刚刚行医的时候曾经听过的一个传说。

近年来，羌人，乌丸人，甚至越人都到洛阳来做生意，我就经常在一个越人那里买采购一些龙落子。这龙落子，是福州的一种头部似马的鱼晾干，碾成粉末的一味药材。而且这马头鱼并非卵生，而是直接生幼崽。因此对孕妇来讲，有着绝妙的保胎补血滋阴的功效。只是这马头鱼出水即死，因此获得新鲜的马头鱼难上加难。只能晾干碾成粉末做成龙落子。一来二去的熟了，那个越人商贩就和我讲了一个在他家乡流传的故事：

据说春秋时期，越王允常的王妃怀孕的时候一病不起，越王允常与妻子伉俪情深，日夜忧愁，梦到仙人托梦，可用新鲜马头鱼做药引，煎药灌入。越王一梦惊醒，王妃已然亡故，恰巧这时，有渔民献新鲜的马头鱼，使得越王允常相信仙人之梦。说来也真是奇怪，王妃尸体不腐，竟又使胎儿在腹中保胎了一十八日。一十八日之后娩下一子，这个男婴就是后来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或许可以试一试吧。如果我不去试的话，这些记忆也会随着阿婆的汤药永远都逝去，对我，对芸娘，都是莫大的遗憾。

我告诉阿婆我可以试试。阿婆把我带到芸娘的面前，我看着她苍白的脸上兴奋的表情。那是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这样让人感到快乐和幸福的表情。我想，我应该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六

我曾经问芸娘是哪里人。芸娘说，君以为当然，奴望之而不可得。

我这才知道，像我这样在阴间还拥有阳世记忆的人并不多。只有我这样的达官贵人，或是富甲一方，或是权倾朝野，或是名满天下，才有机会在阴间想起来自己是谁。因为我们这样的人，说不定是哪个文曲星青龙星的下界游玩，阴间的这些判官自然要把我们的生平查的一清二楚，才好在天庭面前交差。至于那些普通人，只需记个死亡的日期，连姓名男女都不需要记，由狱卒押来去投胎也就算完事。

芸娘说，她不记得自己姓什么，家在何处。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阿婆姓孟，她就跟着姓孟。

芸娘说，她只记得，她特别特别想要一个孩子。阿婆喜欢她，就把她留在身边做船娘。这里的船娘都是阿婆喜欢的女孩子，阿婆总说，看着她们就好像看见了年轻的自己，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芸娘说，这里的每一个船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心愿。

于是我问芸娘，那阿婆是不是也有一个故事，一个心愿。阿婆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的故事，才心甘情愿的在这里做羹汤。

七

我就这样留了下来。

自从知道我不是天上的星宿，这些阴兵就失去了对我的兴趣。阿婆往他们手里塞了几块银子，就在我的生死簿上用朱笔打了个勾，骂骂咧咧的走了。

我对芸娘说，这阳世间的人，怀孕生子，有三个条件：

第一需阴阳交合，此为人之性；

第二需气血充盈，此为人之体；

第三需魂魄合聚，此为人之情。

若是阳间，这三点实在是平常。但在阴曹地府，阴尤盛而阳尤衰，此难一也；人食五谷以生气，食五畜以生血，然阴间无饮食，此难二也；阴间虽有鬼魅，却无魂魄，正是人鬼殊途，此难三也。

芸娘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周围的浓雾依然惨淡的笼罩在我们的周围，让芸娘本身就清瘦的脸显得更加苍白。

我对芸娘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走，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尝试，前方是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如果阴王知道，或许我们都会万劫不复。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芸娘点了点头，眼睛里似乎有什么晶莹的东西掉了下来，不过我看不清，这里的一切我都看不清。

八

“其实在阴间，也有阳气。”出船的时候，豆娘突然把我拉到一边，悄悄的对我说。

豆娘也是这里的船娘，和芸娘的安静羞涩不同，豆娘看上去要活泼好动的多。

说完这句话，豆娘冲我一笑就跳上了小船，一篙撑出去了七八丈远。浓雾很快遮挡住豆娘的身影，我看着奈河静静的流淌着，看着上面的水花飞快的消失。

院落里又变得冷冷清清，船娘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的小船上。院子里面的墙壁光滑的像每天擦拭过一样，道路两旁是光秃秃的岩石，没有一丁点活物的气息。直到.....我看见了两点绿色的荧光。

那是一只猫，一只黑色的猫。他的尾巴骄傲地竖起来，尾尖在半空中盘成一个卷。我不禁走上前去，他有一双漂亮的墨绿色的眼睛，在灰蒙蒙的浓雾中显得格外明亮。

他静静地看着我，我不由地向他走去，他就转身走向门外，还时不时地的回头看看，好像在等待着我。不得不说，我被这只美丽高贵的生灵吸引住了。

//

豆娘总是这样，像一只在你手里的小鸡雏的爪子，在你的心头轻轻地挠一下。